

書劍恩仇錄

金庸

# 书剑恩仇录

下集

金 庸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剑恩仇录 下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4.5 (1995.8 重印) (1996.2 重印)  
(1996.11 重印) (1997.6 重印) (1998.4 重印)  
(1999.1 重印) (1999.2 重印)  
(金庸作品集;2)  
ISBN 7-108-00661-8

I. 书… II. 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2582 号

### 敬告读者

本书由查良镛先生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在中国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
凡购买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向原  
购书店退换,售书店通过原批发渠道向我店退换。

**责任编辑** 苑兴华

**封面设计** 宁成春

---

**出版发行**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  
**印 刷**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5.375 印张 555,000 字  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8 次印刷  
印数 165,601-180,600 册

---

平装本定价(上下册) 38.00 元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高塔入云盟九鼎 | 快招如电显双鹰 | …397 |
| 第十二回 | 盈盈彩烛三生约 | 霍霍青霜万里行 | …427 |
| 第十三回 | 吐气扬眉雷掌疾 | 惊才绝艳雪莲馨 | …477 |
| 第十四回 | 蜜意柔情锦带舞 | 长枪大戟铁弓鸣 | …511 |
| 第十五回 | 奇谋破敌将军苦 | 儿戏降魔玉女瞋 | …553 |
| 第十六回 | 我见犹怜二老意 | 谁能遣此双姝情 | …597 |
| 第十七回 | 为民除害方称侠 | 抗暴蒙污不愧贞 | …643 |
| 第十八回 | 驱驴有术居奇货 | 除恶无方从佳人 | …669 |
| 第十九回 | 心伤殿隅星初落 | 魂断城头日已昏 | …715 |
| 第二十回 | 忍见红颜堕火窟 | 空余碧血葬香魂 | …763 |
| 后 记  | .....   |         | 804  |



在六和塔第十二层上，乾隆终于答应了陈家洛兴汉灭满的图谋。陈家洛请群雄进来，说道：“此后咱们共图大事，驱除鞑子，还我汉家河山，如有异心，天诛地灭。”

## 第十一回 高塔入云盟九鼎 快招如电显双鹰

乾隆在六和塔顶饿了两日两夜，又受了两日两夜的惊吓气恼，心力交瘁，甚是委顿。第三天早晨，忽有一个小书僮走近，说道：“少爷请东方老爷过去谈谈。”乾隆认得他是陈家洛的书僮心砚，心头一喜，忙随着他走到下一层来。

他一进门，陈家洛笑容满脸的迎出，当先一揖。乾隆还了一揖，走进室内。心砚献上茶来。陈家洛道：“快拿点心来。”心砚捧进一个茶盘，盘中放着一碟汤包、一碟蟹粉烧卖、一碟炸春卷、一碟虾仁芝麻卷、一碗火腿鸡丝莼菜荷叶汤，盘未端到，已是清香扑鼻。心砚放下两副杯筷，筛上酒来。

陈家洛道：“小弟因要去探望一位朋友的伤，有失迎迓，还请恕罪。”乾隆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陈家洛道：“请先用些粗点，小弟还有事请教。”乾隆饿得肚皮已贴到了背心。他素来体格强健，食量惊人，两日两夜不吃东西，如何耐得？见陈家洛先举筷夹一个汤包吃了，当即下箸如飞，快过做诗十倍，顷刻之间，把四碟点心吃得干干净净，汤也喝了个“碗底朝天子”。陈家洛每碟点心只吃了一件，喝了口汤，就放下筷子，见他吃得香甜，只是微笑。点心吃完，乾隆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端起茶杯，望着杯中碧绿的龙井细茶，缓缓啜饮，齿颊生津，脾胃沁芳。陈家洛把门推得洞开，道：“他们都守在底下，咱们在这里说话再妥当也没有，决不会有第三人听见。”

乾隆板起脸，一字字低沉的道：“你把我劫持到这里，待要怎样？”

陈家洛走上两步，望住他脸。乾隆只觉他目光如电，似乎直看到了自己心里去，不由得慢慢转开了头，隔了半晌，听得陈家洛道：“哥哥，你到今日还不认我么？”

这句话语音柔和，声调恳切，钻入乾隆耳中，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，他忽地跳起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

陈家洛脸色诚挚，缓缓伸手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。哥哥，你不必再瞒，我甚么都知道啦。”

自从文泰来被救，乾隆就知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，但听陈家洛突然叫自己为“哥哥”，仍不禁震惊万分，登时全身无力，瘫痪在椅中。

陈家洛道：“你到海宁扫墓，大举修筑海塘，把爸爸妈妈封为潮神和潮神娘娘，我知你并没忘本。你在这镜子里照照看。”说着把墙上画旁的一根线一拉，画幅卷起，露出一面大镜子来。

乾隆站起身来，见镜中自己一身汉装，面目神情，毫无满洲人的痕迹，再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，两人年岁不同，容貌却实在颇为肖似，叹了口气，回坐椅中。陈家洛道：“哥哥，咱兄弟以前互不知情，以致动刀抡枪，骨肉相残，爸爸妈妈在天之灵，一定很是痛心呢。好在大家并无损伤，并无做下难以挽救的事来。”

乾隆只觉喉干舌燥，一颗心扑通、扑通的跳个不住，隔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本来叫你到京里去办事，你自己不肯去。”见陈家洛转身眼望大江，并不置答，续道：“我已查过，知道你已中乡试，那好得很啊。凭你才学，会试殿试必可高中，将来督抚、尚书、大学士，岂有不提拔你之理？这于家于国，对你对我，都是大有好处，何苦定要要不忠不孝，干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”

陈家洛忽地转身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没说你不忠不孝，大逆不

道，你反说起我来。”乾隆咦了一声，道：“臣对君尽忠，叛君则为大逆。我既已为君，又怎说得上不忠？”

陈家洛道：“你明明是汉人，却降了胡虏，这是忠吗？父母在世之日，你没好好侍奉，父亲在朝廷之日，反而日日向你跪拜，你于心何安，这是孝么？”乾隆头上汗珠一粒一粒的渗了出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本来不知。是你们红花会已故的首领于万亭今年春天进宫来，我才听说的，现今我仍是将信将疑。不过为人子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信错了不过是愚，否则可是不孝。因此我到海宁来祭奠。”

实则这年春天于万亭偕文泰来入宫，将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，信中详述当时经过，又说他左股有一块朱记，这是再也确切不过的明证，乾隆已然信了九成。待于万亭走后，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，秘密询问。更得悉了详情。

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，四皇子允禔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，不久听说大臣陈世倌的夫人同日生产，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。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，抱出来的却是女儿。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，大骇之下，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。

当时康熙诸子争储夺嫡，明争暗斗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各人笼络大臣，阴蓄死党。允禔知父皇此时尚犹豫不决，兄弟中如允禧、允禄、允禩等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，诸人势均力敌。皇帝选择储君时，不但要比较诸皇子的才干，也要想到诸皇子的儿子，要知立储是万年之计，皇子死了，皇孙就是皇帝。如果皇子英明，皇孙昏庸，决非长远之策。允禔此时已有一子，但懦弱无用，素来不为祖父所喜，他知道在这一点上吃了亏，满盼再生一个儿子，哪知生出来的却是女儿。允禔不顾一切要做皇帝，凑巧陈世倌生了个儿子，就强行换了一个。允禔于诸皇子中手段最为狠辣，陈世倌

哪敢声张？

这换去的孩子取名弘历，后来就是乾隆。他自小聪颖武勇，六岁即能诵《爱莲说》，到了九岁时，更遇到一件事，使康熙十分喜爱。

这年弘历跟随祖父到热河打猎，卫队从山中赶了一只大黑熊出来，赶到康熙跟前。康熙举起火枪，一枪打中黑熊头上，那熊扑地倒了。康熙放枪之时，弘历骑了一匹小马，举起火枪，在祖父身旁跃跃欲试，见了那庞大的黑熊居然丝毫不惧。康熙看得有趣，说道：“你过去打它一枪。”康熙爱惜孙儿，叫他去打一枪，就算是他打死的，将来说弘历九岁击毙大熊，可以夸示群臣。弘历下马走到黑熊跟前，叫道：“打死你，打死你！”对准黑熊肚皮放了一枪，众侍卫齐声欢呼叫好，康熙也是捻须微笑。弘历转身回来，刚要上马，哪知黑熊没有死透，突然人立，恶狠狠向康熙马前扑来。众侍卫大惊，数枪齐发，将之击毙。康熙吃了一惊，对侍卫们道：“这孩子福份可真不小，要是他在黑熊跟前之时那熊站了起来，那还有命么？”

从此康熙认为弘历福命大，兼之他文武双全，在诸孙中最为得宠。允禛后来能做皇帝，实颇仗这假儿子之力。是以终雍正一朝，海宁陈家荣宠无比，雍正一来是报答，二来是笼络，免得陈家有所怨望，而泄漏这天大秘密。

至于换到陈家的女儿，本是公主，后来嫁给常熟蒋溥。蒋溥的父亲蒋廷锡于雍正初年任户部侍郎，其时陈世倌任山东巡抚，两人共同治水有功。陈蒋二人后来都入内阁。蒋溥由户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吏部尚书而大学士，终乾隆一朝，蒋家荣宠不衰。据常熟故老相传，蒋溥陈夫人所住的楼堂，当地都称为“公主楼”。

乾隆初被抱入雍亲王（允禛封号）府时啼哭不止，不肯吃奶。允禛的侧妃钮祜禄氏只得把陈家原来给乾隆喂奶的奶母廖

氏召到府中，乾隆这才止哭吃奶。哪知事隔多年，乾隆忽然问起，廖氏本不肯说，但听他口气，知道已悉详情，无法再加隐瞒。廖氏这时已六十多岁，当夜就被乾隆派人绞死，防她走漏隐事。

乾隆说这番话时，想起廖氏抚育之劳，心头颇为自疚。

陈家洛道：“你自己看看又哪里像旗人了？还有甚么好疑虑的？”乾隆沉吟不语。陈家洛道：“你是汉人，汉人的锦绣江山沦入胡虏之手，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，率领鞑子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。这岂不是不忠不孝，大逆不道吗？”

乾隆无言可对，昂然道：“我今天反正已落入你的手里，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。”陈家洛温言道：“咱们在海塘上曾经约定，以后互不加害，言犹在耳，我岂能背誓？何况现下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，兄弟相会，亲近还来不及，哪有相害之理？”说着不禁掉下泪来。

乾隆道：“那么你要我怎样？要逼我退位么？”陈家洛拭一拭眼泪，说道：“不，你仍然做你的皇帝，然而并非不忠不孝的皇帝，而是一位仁孝英明的开国之主。”乾隆奇道：“开国之主？”陈家洛道：“正是，做汉人的皇帝，不是满清的皇帝。”

乾隆一听此言，已明白他意思，道：“你要我把满人赶出关外？”陈家洛道：“不错，你一样做皇帝，与其认贼作父，为后世唾骂，何不奋发鹰扬，建立万代不易之基？”乾隆本是好大喜功之人，听了这几句话，不由怦然心动。陈家洛鉴貌辨色，知道自己说词已经见效，续道：“你现今做皇帝，不过是承袭祖宗余荫，有甚么希奇？你看看这人。”

乾隆走到窗边，顺着他手指向下望去，见一个农夫在远处田边挥锄耕作。陈家洛道：“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，而你生在农家，那么他就是皇帝，你却须得在田间锄地了。”乾隆一向自以

为天纵神武，迥非常人可比，此刻细细体会陈家洛的话，不由得爽然若失。陈家洛又道：“大丈夫生在世间，百年之期，倏忽而过，如不建功立业，转眼与草木同朽，历来帝皇，如汉高祖、唐太宗、明太祖，那才是真英雄真豪杰。元人如成吉思汗，清人如太祖努尔哈赤、太宗皇太极，也算得一代雄主。如汉献帝、明崇祯这种人，纵使不是亡国之君，因人碌碌，又何足道哉？”

这番话每一句都打入了乾隆心坎。他知道自己为汉人后，曾几次想下令宫中朝中改服汉人衣冠，都被太后和满洲大臣拦住，心想倘若真的依着陈家洛的话，把满人赶出关外，重还汉家天下，自己就是陈姓皇朝的开国之主，功业实可上比刘邦、李世民。

他正想接话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犬吠之声，又见陈家洛双眉一扬，凝神外望，只见四条身躯异常庞大的狼犬向六和塔疾奔而来，后面跟着两人。

转眼之间，两人四犬已奔到塔下，隐隐听到有人厉声喝问。六和塔塔高十三层，乾隆与陈家洛这时在第十二层上，与塔下相距甚远，听不清楚下面说话。只见两人四犬都冲进了塔中，忽然四条狼犬反身奔逃，孟健雄手夹弹弓追出，一阵连珠弹把四犬打得猜猜狂叫。

陈家洛正在奇怪，不知两人四犬是甚么路数，忽见塔中一人窜出，身法迅疾无比，夹手把孟健雄的弓夺过，左掌便向他项颈劈落。孟健雄一闪没避开，忙举手格时，被那人用弹弓弓端在腰里一戳，戳中穴道，俯身跌倒。那人头也不回，直奔进塔。这人刚进塔门，塔里便抛出一个人来，仰天跌在地下，动也不动，却是安健刚。又听得塔内的马善均、马大挺父子哨声大作，连连报警。

乾隆眼见来了救援，心中大喜。陈家洛四下瞭望，见各处并无动静，知道来攻的只此两人，马家父子此时才发警号，想是敌

人行动过速，待到发现，敌已入塔。这两人身手如此矫健，必是大内侍卫中的高手，看来比之金钩铁掌白振尚要胜得一筹。

四条狼犬重又折回，再窜进塔内，只听得女子斥骂声、少年叫喊声、狼犬吠叫声响成一片，那是把守第二层的周绮和心砚正在对付狼犬。突然两声惊叫，第二层窗口中投下两件兵器来，一是单刀，一是软鞭。陈家洛认得是周绮和心砚所用，想是被敌人夺去而掷下来的，不知两人是否遇险，甚是担心。

乾隆见陈家洛本来神色自若，忽然脸有忧色，知道自己手下人占了上风，暗暗欢喜，突见他转露微笑，忙向下望。只见一条大汉手舞大铁桨，将四条狼犬打出塔来。周绮和心砚抢出来扶了孟健雄和安健刚进去。四条狼犬猛恶异常，直如四头豹子一般。一条狼犬后腿给铁桨打断，兀自不退，仍然猛扑乱咬，蒋四根给四只狗围在核心，一时也无法取胜。

心砚又从塔里奔出，双手连挥，十几块砖头把狼犬打得汪汪乱叫。蒋四根乘机一桨，击在一条狼犬臀部，把它直掳出去。周绮也奔出塔外呐喊助威，眼见四犬就要给蒋四根和心砚尽数打死。忽然第六层窗口有人探出头来，撮嘴作啸，声音甚是奇特。四犬一听，立即掉头，向外奔去。周绮和心砚拾起兵刃，站在塔下守御，怕再有敌人来攻。

陈家洛见敌人在第六层窗口中指挥狼犬，心想：“那么第四层上的十二哥，第五层的九哥和第六层的八哥都没拦住他们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暗叫：“不好。”敌人武艺高强，而且两人合力，己方每层一人，一定拦他们不住，正要下令集合四人在第九层上拦截，忽见第七层窗中窜出一人，正是徐天宏。他刚跃出窗口，后面一人跟着跳出，一把抓住了他左脚。陈家洛大吃一惊，手中扣住的三粒围棋子正要掷出，忽听徐天宏大喝：“照镖！”右手一扬，敌人一缩头，却无暗器射来，徐天宏乘机一挣，挣脱了左脚鞋

子，已站在宝塔檐角之上。

这时距离已近，看清敌人比徐天宏更矮，一身灰衣，满头白发，竟是个老太婆。她背插单剑，双手空着，凌空跃起，又抓了过去。徐天宏右手无刀，想来已被敌人打脱，左手铁拐使招“一夫当关”在胸前一横，又喝：“照镖！”那老太婆骂道：“猴儿崽子，莫想再骗你奶奶！”夹手来夺单拐。哪知徐天宏这一次却非虚招，已揭起塔顶瓦片猛掷过去。那老妇避让不及，迎面一掌，把瓦片击得粉碎，四散纷飞。守在第八层的常氏双侠似已被另一人缠住，始终没出来相助。徐天宏武功远不及那老妇，交手数招，迭遇凶险，他声东击西，又支持了几招。

周绮抬起了头，仰望徐天宏在塔角上和那老妇恶斗，眼见不敌，很是焦急，大叫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快动手哪！”

周仲英守在第十层上，也早见两个徒弟被打倒，义子处境危险，探身窗外，叫道：“甚么人在这里撒野？”两枚铁胆一先一后向那老妇掷去。铁胆未到，那老妇忽然如飞般直纵而下，左手手掌在瓦上一按，一个筋斗翻过来在第六层上站住，只听得叮叮叮一阵乱响，袖箭、铁莲子、钢镖、背弩，一批暗器纷纷落在第八层塔顶上，却是守在第九层上的赵半山为助徐天宏而放。

周仲英铁胆打空，拍拍两声，把塔角的木檐打断。徐天宏俯身抢住一个，另一个在塔角瓦沟中乱转。周仲英纵身跃下想拾，脚未踏实，突然一阵掌风向胸口袭来。

他身子临空，无法避让，掌风来势凌厉，若是出手抵挡，悬空不能借力，必被敌人推下塔去，跌得粉身碎骨，危急中拔出金背大刀在面前一立，和身向敌人扑去，拚着受他一掌，落个两败俱伤。

敌人见周仲英扑来，侧身让过，左手来抓他手腕。周仲英见他手法又快又狠，不觉咦的一声，暗暗惊心：“这人是谁？”当即

跳开，见常氏双侠已从窗中跳出，和那人打在一起。那人魁梧异常，常氏双侠是瘦长条子，此人身材却比双侠还高了些，一个鹰钩鼻，脸色红如朱砂，头顶光溜溜的秃得不剩一根头发。周仲英见此人神威凛凛，武功好得出奇，心想：“这样的人物也甘作清廷走狗？”

那秃顶老头双掌如风，迅疾无比，常氏兄弟在塔上跳跃来去，以二攻一。周仲英见常氏兄弟虽不能胜，也不致落败，不必过去相助，向下望时，却大吃一惊。

只见第六层上那白发老妇正把周绮逼得连连倒退。徐天宏大叫：“绮妹，退开退开。”周绮很听徐天宏的话，转身便走。那老妇不追，待要上跃，周绮却站住了脚，骂道：“老太婆，你敢追我吗？我这里埋伏。”那老妇双脚一点，如一枝箭般直飞过来。周绮大骇，返身便逃。

周仲英右手发出铁胆，向老妇后心飞去。那老妇堪堪追上周绮，刚要伸手抓她后心，忽听得背后暗器之声劲急猛恶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当即使出轻功中“寒江独钓”招数，身子向外一挫，全身悬空塔外，只以左脚勾住塔角飞檐。当的一声大响，铁胆打得塔顶火星乱飞，砖瓦碎片四溅。

那老妇避开铁胆，又追周绮。周仲英向下跳到第六层上，横刀当路，那时周绮已逃到塔后，两人一逃一追，绕着宝塔打转。周绮自与徐天宏订婚后，心想丈夫是出名的聪明人，自己如一味卤莽，怕被他看低了，是以临事已不若以往那么任性。这次听徐天宏叫她退走，便打打逃逃，和敌人拖延时刻。周仲英刚立定身子，已见女儿从塔后绕了出来，那老妇仍然空手追赶，老妇背后却有一人跟着，双钩挥霍，向她后心挺刺，却总是差了尺许，看他奋勇直前，救援周绮，正是九命锦豹子卫春华。

这时杨成协、石双英等也从下层赶了上来，周仲英迎上抢过

周绮，金刀呼呼生风，连劈两刀。那老妇见他刀法精奇，不敢轻敌，退开三步，正要拔剑，忽然那秃顶老头在上面喊道：“我上塔顶去攻下来，你从下面攻上！”声若洪钟，送将下来。

那老妇一听，不再和众人缠战，飞身纵起，左手在第七层塔角上一扳，借势又翻上了第八层。这一层上已无人阻挡，仍以此法翻向第九层上。她从下面打上来时，知道每层守御之人武功一层高过一层，虽避开了周仲英一胆两刀，但已知他是少林高手，平地拚斗，不弱于己，只怕上面有更厉害劲敌，凝神屏气，身未上，剑先上，挽花护顶，忽觉手上一震，长剑被敌人兵刃粘住，险险脱手。

那老妇知道又遇劲敌，长剑乘势向前一探，解去对方粘走之力，不敢正面纵上，向左斜奔三步，突然反身向右疾驰，一跃跳上第十层，寒风起处，一剑迎面刺到。

那老妇以攻为守，刷刷刷三剑均攻对方要害。敌人以太极剑中“云麾三舞”三式解开。老妇见他化解时举重若轻，深得内家剑术三昧，不待对方回手，跳开一步，看敌人时，见是个身材微胖的中年汉子，上唇一丛浓髭，鬓发微斑，左手捏住剑诀，凝神而视，并不追来。老妇叫道：“你一身好功夫，可惜可惜。”那人正是千手如来赵半山，他见这白发老妇身手迅捷，也自敬佩。两人挺剑又斗在一起。

乾隆见两人一路攻上，心头暗喜，但见陈家洛气度闲雅，不以为意，反而拖了一张椅子到窗口坐下观战，心想来救我的只有两人，总敌不过红花会人多，正自患得患失之际，忽听远处传来犬吠之声，又有吆喝声，马匹奔驰声。

梯上脚步响处，心砚奔上楼来，用红花会切口向陈家洛禀报：“在塔外巡哨的头目来报，有两千多清兵正向这边过来，方向对正六和塔。”陈家洛点点头，心砚又奔下塔去。乾隆不懂心砚

的话，但见他神情紧张，知道定是对他们不利的消息，凝神远望，枫叶如火，林梢忽然白旗飘动，旗上大书一个“李”字。乾隆大喜，知是李可秀带兵前来救驾了。

陈家洛俯身窗口大叫：“马大哥，退到塔里，预备弓箭！”马善均在塔下答应。

陈家洛喊声方毕，忽见那秃顶红面老者直窜上来，常氏双侠和周仲英在后紧追不舍。那老者绕塔盘旋，后面追得紧时就回身接几招，找到空隙，又跳上一层。那边厢赵半山和那老妇正斗到紧处，那老者已跳到第十二层来。常赫志见他来势猛恶，第十二层正是监视乾隆之处，不再追赶，腰间取出飞抓，迎风一甩，站在窗外，常伯志双掌斜举，抢在他身前两步。兄弟两人摆好阵势，飞抓远攻，肉掌近袭，双双挡在窗外。那老者眼见情势，竟不过来，直上塔顶。周仲英追赶不及，从窗口跳入塔内。乾隆见他执刀跳进，吃了一惊，却见他奔到塔顶通下来的梯级上横刀待敌。

赵半山和那老妇攻拒进退，旗鼓相当，转瞬间拆了百余招。那老妇剑法迅速无比，赵半山展开太极快剑，也是以快打快，心中暗暗称奇：“这人白发如银，又是女流，怎地竟然战她不下？”心中焦躁，要摸暗器取胜，岂知那老妇逼得甚紧，微一疏神，左手衣袖竟被她长剑划破了一道口子，虽然未伤皮肉，但也不免心惊。

徐天宏、杨成协、卫春华、石双英和周绮手执兵刃，旁观赵半山和那老妇恶斗，见两人剑光闪烁，打得激烈异常，尽皆骇然，忽见赵半山衣袖中剑，都吃了一惊。卫春华双钩一摆，便要抢上相助。赵半山一剑“李广射石”，把老妇迫退一步，忽地跳开，说道：“老太太果然高明，请上吧。”卫春华愕然止步。

赵半山衣袖中剑，不再恋战，心想：“陆菲青大哥守在十一层上，一别十余年，想他武功必然精进，定可制住这老妇。众兄弟